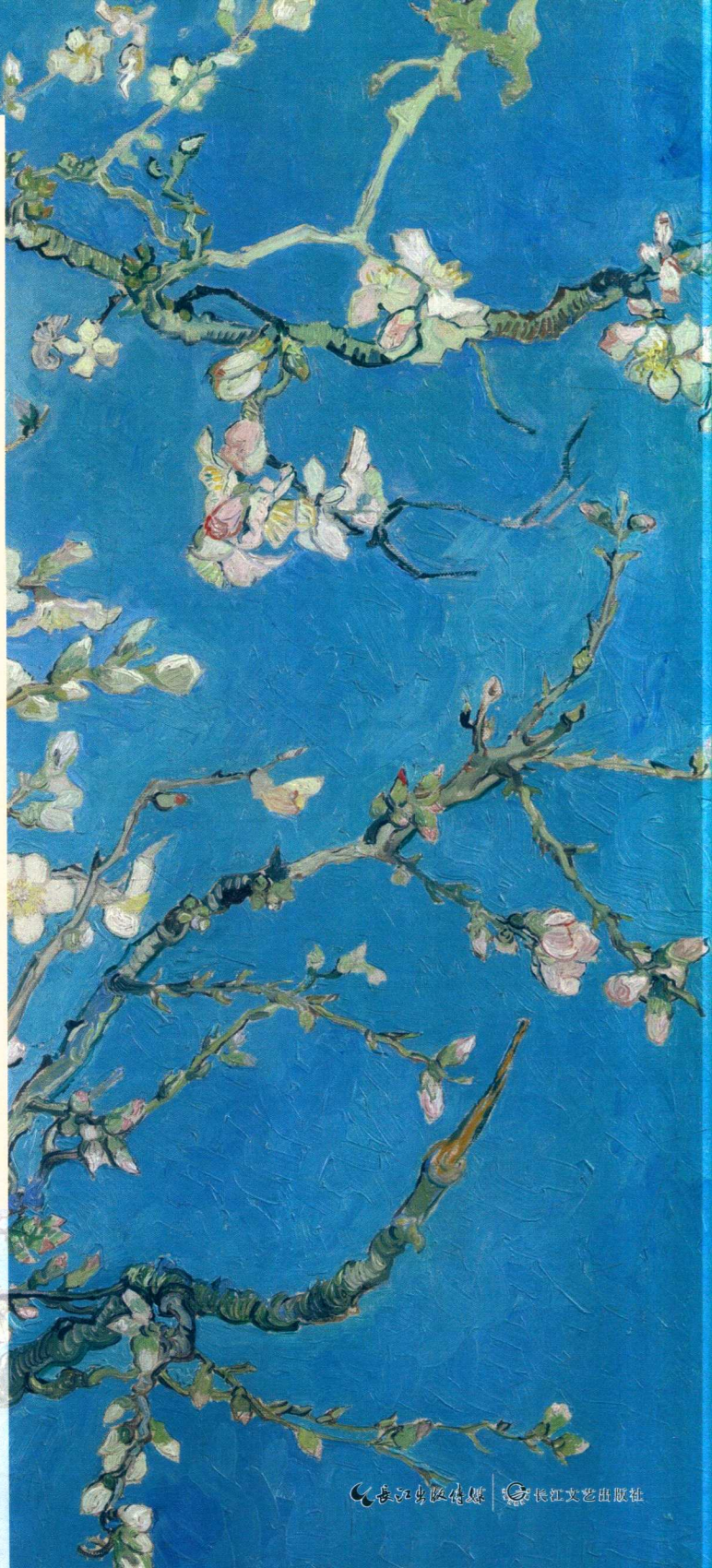


丁立梅散文精选

名家散文典藏·彩插版
——
丁立梅 著



名家散文典藏

彩插版

丁立梅散文精选



丁立梅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丁立梅散文精选 / 丁立梅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7.12
(名家散文典藏: 彩插版)
ISBN 978-7-5354-9994-3

I. ①丁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47318号

责任编辑: 张远林 黄文娟 梅若冰
封面设计: 龙 梅

责任校对: 陈 琪
责任印制: 邱 莉 王光兴

出版: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毫米×970毫米 1/16 印张: 16 插页: 10页

版次: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173千字

定价: 30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名家散文典藏

丁立梅

散文精选

目录



◆ 第一章 桃花红 ◆

桃花红 / 3

棉被里的日子 / 8

老屋 / 10

一个人的村庄 / 13

那些彩色的时光 / 15

左手月饼，右手莲藕 / 20

碧海青天，此心同彼心 / 22

心上有蜻蜓翩跹 / 24

爱，是等不得的 / 31


如果可以这样爱你 / 34

口音 / 36

远方的远 / 38

母亲 / 40

从前 / 45



比时光更坚强 / 49

吃茶 / 51

补碗匠 / 53

◆ 第二章 愿得一心人 ◆

桃花芳菲时 / 57

红木梳妆台 / 60

愿得一心人 / 64

格桑花开的那一天 / 71

穿白衫的男人 / 75


爱的标准 / 78

《诗经》里的那些情事 / 81

曲笛之爱 / 86

她是他的白月光 / 89

跟你回家过年 / 97

- 
- 风过林梢 / 101
如果蚕豆会说话 / 106

◆ 第三章 清 欢 ◆

- 春风沉醉 / 113
云在青天水在瓶 / 116
清欢 / 119
步摇 / 123
望春风 / 125
虫儿飞 / 127
捡得一颗欢喜心 / 129
带一把葱回家 / 132
草莓心 / 134
绿袖子 / 136
那一地的菜花黄 / 138

- 
- 追风的女儿 / 140
看花 / 142
美人蕉 / 144
蔷薇几度花 / 146
蒲 / 149
在菊边 / 152
闻香 / 155
美好自在 / 157
看海 / 159
一枝疏影待人来 / 161

◆ 第四章 走不出红尘万丈 ◆

- 数数你的快乐 / 167
让梦想拐个弯 / 170
这世上，有我看不尽的红花绿草 / 17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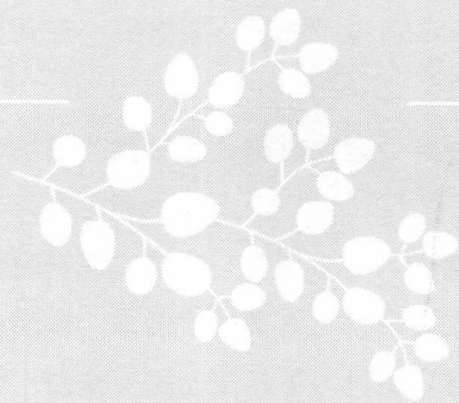
- 
- 走不出的万丈红尘 / 175
- 到古镇去看古 / 177
- 人间的羊卓 / 181
- 锦溪 / 184
- 相遇扎什伦布寺 / 187
- 人生的意义 / 190
- 每个人的屋顶上，都罩着金光 / 192
- 早安，华阳 / 194
- 跟着一棵草走 / 198
- 给心灵放一次假 / 201
- 我为什么快乐 / 203
- 素心花对素心人 / 205
- 北有莫尔道嘎 / 208
- 幸福的黄昏 / 212



◆ 第五章 最后一朵凌霄花 ◆

- 谁碰疼了她的忧伤 / 217
- 四月的缅怀 / 220
- 天水 / 223
- 穿旗袍的女人 / 226
- 掌心化雪 / 228
- 种爱 / 230
- 绿 / 233
- 小鸟每天唱的歌都不一样 / 236
- 寂寞是安在人心底的弦 / 240
- 故乡的原风景 / 242
- 十月 / 244
- 最后一朵凌霄花 / 247

第一章
桃花红





我家为什么不长桃树呢？这个简单的问题，几乎困扰了我的整个童年。

家前屋后，地方宽敞得很，栽一两棵桃树，完全是游刃有余的事，却偏偏没有。问过我爸，我爸说，那时，饭都不得到嘴了，哪有那闲心情栽桃树。

说的也是。穷家里，整日里为温饱奔波，桃犹如仙盘中的物，是沾不了人间烟火，当不了饭吃的。

却有人家长着桃树的。院前，或是屋后。最惹眼的是春暖花开时，一树的桃花，红粉艳丽，像仙女舞霓裳。衬得树下走着的人，如在画中走着。寻常茅舍，也全变成画里的了。村庄安稳，世事静好。所谓人间仙境婉转清扬，莫不是那样的了，有艳阳照着，有桃花开着，有人在走着。

桃树挂果时，逗引得我们小孩子肚子里的馋虫，不舍昼夜地爬着。我们日日仰头望向那棵桃树，粒粒青果，在我们的仰望中，渐渐长大了，饱满了，欢实了。但到底是人家的树，再怎么望，也只能是望梅止渴。

我姐领着我偷过一两回桃。那种惊险，是不消说的，惹得狗叫人

追的。好不容易偷摘到一只，我姐和我，一人一口，分着吃了。那是我吃过的最甜的桃。此后的数年间，我吃过无数的桃，有人曾带给我无锡惠山的水蜜桃，整箱的，却都不及我小时吃过的那只桃甜。

我和我姐坐在田埂上，桃子的汁液，仍留在唇齿间，甜甜蜜蜜的。晚霞布满了村庄上空，鸟雀喧闹着从头顶上飞过，我姐望着西边天说，长大了，她要嫁给长桃树的人家。

我深以为然，拼命点头，跟着她后面向往。

黑辫子家也长有一棵桃树的。

就让我叫她黑辫子吧，我是不知道她的名字的。

吾村下设八个生产队，各生产队之间，往来不多，虽是同村，见面未必相识。我家在四队，黑辫子家在二队，且她比我大很多，不是同代人。

我上村小学，是要从黑辫子家门前经过的。那里两排房子，一家挨着一家，一律的茅舍，鸡犬相安无事。一条小路，东西横亘，小蛇一样的，从两排房子中间穿过。路旁杂草野花随意生长，有的都跑到路上来了。也长树，槐树或是苦楝树，全无规则地长着。上学的路上，我从不寂寞，踩着花的影子草的影子树的影子，一家一家看过去。

黑辫子是什么时候吸引我注意的，我记不清了。记忆里，是那样水粉艳阳的天，她家门口的桃花，开得轻舞飞扬，云蒸霞蔚。我从那里走过，看着一树的花，很是惊异。美有时是让人惊慌的。怎么可以，怎么可以那样！我虽是小孩，被这样的美突然撞了一下，也是吃惊得很的。

然后，我就看到了黑辫子。我从那里走过无数次，却是头一回看到她。她的人，比桃花更令我惊异。她个子高高的，穿一件红格子外套，脸庞圆润，眼神清亮。应该新洗过头发吧，她长长的黑发如瀑，



披散着，手里抓把木梳子，站到一树的桃花下，开始梳头发，一边梳，一边扭头和屋内的人说话。她整个人，仿佛罩着水粉，是柔风吹皱春水，叫人生生地陷进去，只管傻傻地看着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

她很快编好长发，一条粗黑的长辫子搁在胸前，花影飘拂，她好比是万千朵花镶成的一个人。她发现了呆站在那里的我，冲我笑了一下，进屋去了。一地的红粉艳阳，也被她带进屋子里去了。

我变得爱走那条小路，每天四趟。

走到黑辫子家门口时，我总慢慢磨蹭着，对着黑辫子家东张西望，是想看到黑辫子的。黑辫子有时在家，有时不在。我看见过她妈妈，很矮小的一个妇人，上了年纪，我该叫奶奶。她哥哥长得矮壮，跟她完全是两个样子。她嫂子瘦瘦的，高颧骨，面相看上去有些凶。她哥哥有两个小孩，一个女孩，一个男孩，女孩比我略小些，男孩跟我姐差不多大。女孩有次可能犯了什么错，被她哥哥捉住打，哇哇乱叫着。

黑辫子在家时，我偶尔还会见到她梳长头发，站在门口的桃树下。长头发被她编成一条粗黑的长辫子，搁在胸前，或垂在脑后。她的人，是比桃花还艳的。也见她蹲在门口洗衣裳，袖子挽得高高的，露出小麦色的肌肤。我还见她挑水归来，两只水桶，在她的身前身后晃悠悠，她不像是在挑水，像是在跳舞。我还听说过她教小女孩唱歌，坐在桃树下，一句一句，声音温柔清甜。她还陪小女孩在家门口跳绳玩，笑声金豆子似的，坠落一地。

我羡慕过那个小女孩，她可以天天跟黑辫子在一起。我心里生出愿望，我长大了，要长成黑辫子的样子，梳黑黑的长辫子。把袖子挽得高高的，洗衣裳。我也唱歌，也挑水，让水桶在我的扁担上晃悠悠。

我还要栽一棵桃树，让它开一树艳粉的花。

那日放学，我照例走过黑辫子家门口。

远远看到一堆人聚在那儿，乱哄哄的，气氛怪异。还有人在不断地往这边跑，边跑边搭着话：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“也就刚刚。”

“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她妈妈去地里挑羊草回来，发现家里的门被从里面反锁了。”

“唉。”问的人叹息。

“唉。”答的人叹息。

我从人缝里挤进去，眼前暗暗沉沉，天光被遮住了似的，一条粗黑的长辫子，却那么显目，从门板上垂下来。门板上躺着的，竟是黑辫子，她紧闭着双眼，一动不动，任周围人声鼎沸。村里的赤脚医生也在，他把粗粗的针头，扎进黑辫子的胳膊里。

关于黑辫子上吊自杀的事，很快在村子里风传开来。说她看上了一个青年，两个人私下里要好，她嫂子却硬把她许配给一个做木匠的瘸子，并且收了木匠家的彩礼钱，给自己娘家的兄弟娶老婆。黑辫子不同意，早上起来，跟她嫂子大吵了一架，一时想不开，就上吊了。

她那个高颧骨的嫂子，大概听到村里人的风言风语了，叉着腰，在家门口跳着脚骂：“哪个瞎嚼舌头的在嚼舌头？不得好死！”

那个时候，她家门前的桃花谢得差不多了，一地残红。春已走到尾声了。

黑辫子被救活了。

被救活了的黑辫子，却失掉了往日的灵气，变得痴痴呆呆。

我上学，还从她家门口过，每日四趟。也总会看到她，站在门口的桃树下。她不再拿着木梳子梳头发，把长发编成一条粗黑的长辫子，而是呆呆望着一处虚无，傻傻地笑。有时，她会跑到路口来，拍着手



跳着唱，东方红，太阳升。

她粗黑的长辫子很快被铰掉了。

她的衣裳，变得又破又脏。

她趿着一双破布鞋，追着人跑，首如飞蓬。

大人们开始叮嘱家里的小孩，不要从二队那个疯子家门口走，疯子是要打人的。我也被大人们这样反复叮嘱。

我很听话，虽有千般好奇万般不舍，再去上学，却也绕路而走。

年年的桃花仍如约而开，还是那般红粉明艳，婉转清扬。一个村庄，被三五棵桃花点缀着，像荡在云霞中。

太阳照着，很好的晴天。这是深秋的天，有太阳的时候，天高云淡的，适合踩着落叶走，亦适合晒被子。

说起晒被子，小时的阳光，便穿云破雾而来。那个时候，人单纯得像玻璃娃娃，阳光照在身上，会发出晶莹的光。母亲把棉被，一条一条展在太阳下晒。母亲算不上是一个美丽的女人，她瘦，且黑，也没有飘逸的长头发。可晒被子的母亲，浑身像罩着七彩呢，一举手，一投足，都显得动人。

棉被的被面上，印着硕大的花，花瓣儿开得恨不得掉下来。我认不得那些花，可看着喜欢。也有喜鹊站在花枝上，尾巴拖得长长的。被面的底色，大红或大绿，耀眼得很。阳光掉在上面，“嘭”地开了花。我把小脸埋在被子里，不肯抬起来。被子软软的，阳光软软的，像母亲的手掌心。母亲叫：“丫头，汗会蹭上去的呀。”不听。母亲也不当真，任由我去。有时头埋在被子上，埋着埋着，就睡着了。四野静静的。

那时乡村人家嫁女儿，嫁妆里最出彩的，要数棉被了。红红绿绿簇拥着，六条或八条，极霸气地耀人的眼。乡人们围着看，对着被子评头论足，说厚了薄了或是多了少了。整个喜气洋洋全在棉被里藏。